

科幻

青年说



顾适:科幻作家,多次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等奖项,出版有《莫比乌斯时空》等作品。



王侃瑜:科幻作家,曾获星云科幻国际短篇竞赛优胜,多次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出版有《云雾2.2》《海鲜饭店》等作品。



小苏:三明治非虚构写作平台作者,人类学硕士。

真正的女性科幻更需讨论女性在未来世界的角色

——科幻创作二人谈

小苏:科幻作品有所谓的软硬之分,有些人偏好硬科技,有些人偏好情感元素,或者在未来或架空环境中探讨一些人性和社会的问题。两位觉得性别不同是否会导致不同的选择偏好?

顾适:从创作视角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科幻是不分软硬的。我听过有影视界的人以投资来确定分类,比如投资很大的影视作品就叫硬科幻。还有一种分类,偏向情感元素或者人工智能类型的就是软科幻。但其实是不该分软硬的。

王侃瑜:我觉得会和市场倾向相关。偏重人性和情感的所谓的“软科幻”,例如《神秘博士》,它在作为产品被设计的时候,考虑的受众可能主要就是女性,但不是说女性天生更喜欢这种类型。我们从小被按照刻板印象培养,在这样的“被塑造”下,男生也许会对科幻更感兴趣,渐渐就形成了这种审美倾向。但这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有这样的偏好。

小苏:现在某些科幻作品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会比较刻板。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顾适:有些科幻作品里的女性角色描写是不够好,但我不会否认它依然是好作品,这是两码事。没有明显的分类也许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能让不同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对话,也让我能读到预期之外的作品——哦,原来他们是这样理解女性的。

小苏: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进行科幻创作时,会有不同的写法和侧重吗?

顾适:技术都是共通的,区别在于对角色的塑造,比如作者是把女性当作一个纯粹的被规划的对象来写,还是作为一个“人”来写。

王侃瑜:女性可能更多会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去共情和思考别人的处境。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许是一些男作者本身就对人物塑造不感兴趣,而不是只对女性人物不感兴趣。但他们本身是男性,所以写男性角色更容易把握。他们可能对世界的架构和设定更感兴趣。

顾适:但如果一个作品一味地讨论设定,创作水平恐怕不会很好。当然,反过来讲,即便作者不擅长写某种角色,我们依然能从结构、技巧、文笔等方面去衡量其水平。大家不会仅仅凭某个角色去评价作品好坏,但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很久都没有人在意女性角色的某种缺失。

男作者不一定把女性当作“人”来刻画,女作者普遍还是把男性当作“人”来写的,但女作者的作品里,也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女性角色不够鲜明独特。我在早期也是如此,那时我写科幻类的中短篇,我假设自己要面对的读者,可能就是年轻的男中学生或男大学生。直到2017年

左右,国外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没有女人?”我才注意到并反思这件事。

后来我专门从某一年的科幻评奖初选集中总结了一下女作者创作的女性角色,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写离开家庭追寻自由的女性角色;第二种是把女性放在家庭环境中写她在其中的角色;第三种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写的女性角色;最后一种是没有女性角色。那一年男作者笔下的女性角色,我也总结了三条,第一种是“就算没有办法在一起,她也会义无反顾爱着我”的女性角色;第二种是作为物品NPC(非玩家角色)出现的女人;第三种是陪男主角待了一阵子后决定跟他在一起的女性角色。当时作为一个曾经的晋江言情作者,我十分惊讶,因为以前从没见过这样对女性的描写方式。

王侃瑜:我对性别的意识也是在和人交流的过程中慢慢觉醒的,现在在学术研究中的关注点就是女性作者的创作。像顾适说的那样,很多女性作家的科幻创作中看不到女性,因为她们觉得这个文类就是这样。普遍被称赞的那些作品里缺少有理性光辉的女性角色,所以大家也都按照那个路子来写。

我自己的创作中一直有女性的视角,可能跟我没有看过太多科幻作品有关系。我以前看动漫和奇幻,也不是读国内的科幻长大的。在创作的时候,我更多是把自身的体验放进去,所以就有女性视角,但也并没有刻意。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那样写”,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写呢?难道写女性是个问题?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大家对科幻作品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由男性角色来占据主导。之后我会故意多写女性视角,表现更多女性角色。

小苏:网络平台对科幻创作是否有影响?会不会促进更多女性加入到这样的文学创作中来?

王侃瑜:应该是会的,我自己也是刚开始阅读网络小说,发现这个领域里有很多作者,不论是男频还是女频,都在创作科幻题材。网络小说的类型和元素都很混杂,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揉在一起,科幻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标签。

顾适:当年的晋江网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作者,尤其是免费时代开始创作的作者,他们的出发点很纯粹,写的作品会比很多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出版物要好,也不会去掺杂水分,只是缺了最后的修改和完成的部分。国外有很多作者就是从同人领域开始创作的。

在我看来,这种创作是以纯粹的热情表达作为出发点的。所以网络小说的创作圈对科幻创作来说,其实起了培养苗子的作用。现在很

多作者的成长路径就是刚开始阅读网络小说,后来发现有一个点子所有人都没写到,于是只能自己动笔将点子写出来。有相同想象的读者给了很多正反馈,作者就会受到鼓励,一步步成长起来,养成写作的习惯,甚至成为成熟的作者。

小苏:比较当下与开始走上创作之路的那些年,科幻创作圈还是偏男性化的吗?是否发生着变化?

顾适:我觉得没太多变化。很多科幻相关的奖项如果有十份入围的作品,那么其中基本也就一两篇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之前有赵海虹、夏笳、程婧波、迟卉,这几年也差不多。只有个别奖项的个别年份,比如今年的星云奖,受到关注的女性作者突然变多。但平均而言,男作者还是有压倒性优势。

王侃瑜:这两年我会注意奖项的评委性别比例,其实基本都是男评委。但今年由戴锦华老师担任评委委员会主席的华语科幻星云奖终审评委性别比例就女多男少,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现在国内至少有三本以女性为主的科幻选集,像《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博峰文化的一套四本《她科幻》。过去虽然科幻选集都没有分男性女性,但一本科幻集拿出来,你会发现可能都是男作者的作品。但大家觉得这很正常。

顾适:甚至现在可能还会有人认为,女性因为这些合集,获得了某种优势。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就算是最近的出版物,你也能发现男性作者在其中占有很夸张的比例,但这些合集没有被命名为“男性科幻”。

王侃瑜:所以做女性科幻选集这样的项目能鼓励更多女性去尝试写科幻,尝试不同的风格。如果以前看的比较多的都是男作家的作品,那么新人就有可能去模仿他的文风。而如果有更多女作家的作品被看见了,也许读者就会发现不一样写法,比如对人物的刻画。现在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对性别话题的讨论,对写科幻的女性作者也是一种鼓舞。

小苏:在两位所阅读过的科幻作品中,有没有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出色的女性角色?

顾适:我想到特德·姜的两篇小说。第一篇是电影《降临》的原著《你一生的故事》,是从母亲的视角讲女儿一生的故事。我认为特德·姜对女性的观察很得体,他能写出很真实的感觉,同时又有边界感。另一篇是《软件体的生命周期》,第一视角也是女性,第二视角是男性。他把两个视角的差异写得很到位,虽然我听说他也会从别人那里听取一些观点,但在女性视

角部分,他写的内容本身已经准确地抓住了女性思考特质。对于男作者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

王侃瑜:顾适一些作品里的女性描写也很特别。比如《嵌合体》里的女科学家,她是母亲也是科学家,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有复杂的多面性。还有近期的《(2181)序曲》再版导言》,这篇以一种非虚构的序言形式描绘了冬眠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其中各个段落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群像,让我印象深刻。还有夏笳的《中国百科全书》这一系列的作品,也选择了女性人文学者作为主角,她说她要故意和传统的科幻故事里男性科学家主角作区分。

一些国内男作者写的女性角色也让我印象很深刻,比如余卓轩的《白凛世纪》,虽说是未来奇幻,但也有科幻元素,里面贯穿始终的主要女性角色至少有两个。我觉得他对于女性的观察和思考都是非常深刻的。一开始女主角有一种少女感,而且有点像是在男性视角下的女孩。少之后他把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写得很好。

小苏:两位是否期待一些女性议题和科幻题材的结合,会给创作带来不同的主题,或者给予女性在创作上更多的话语权?

王侃瑜:在国外这种尝试还挺多的,会带着一种女性主义或者性别议题的思考,比如《黑暗的左手》。厄休拉·勒奎恩设想了一个没有绝对性别的社会,不把性别作为二元对立,而且那颗星球上的人的性别可以转变。这种设定就为科幻题材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空间。

顾适:这几年国外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品其实占据了很主流的位置。但我最近读到的新作品,让我觉得有点失望,但也可能是我没有读英文原版的小说。这些作品讨论了女性在社会里遇到的不公,以及不公带来的愤怒。但我觉得真正的女性主义科幻更需要讨论女性在未来世界的角色,也就是说,女性也有可能成为定义未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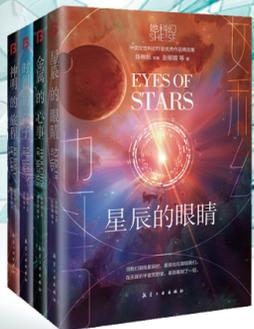
在《(2181)序曲》再版导言》里,不管好人坏人,我写的都是女性。但不管是什么性格的人,她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可能改变世界发展的方向。如果讨论女性主义的前提是要和男人做对抗,那其实讨论本身的价值就被降低了,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女性在未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就像马斯克坚信人类是可以走出地球的,我也希望一个女孩在小时候能读到未来成为科学家的可能性,或者是建筑师,或者是第一批去探索火星、探索宇宙的人。我不希望她看到的,是她长大后之后必须要反抗家暴。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恰恰感觉在中国的科幻创作里,有可能诞生出一些更好的女性作品。

(原文来自 Kering 联动地影)

新观察

建构中国科幻文学的女性话语空间

■张悦



面壁人、成为执剑人,又不断被抛弃、被审判,最后作为人类文明的守墓人,在二维化攻击中迎来悲怆的英雄主义死亡结局,罗辑这个人物跃迁式的成长承载了刘慈欣精心的设计,表达了他对人性、对宇宙的深刻思考。即便是着墨并不多的史强、章北海,也都有着比较丰富的性格层次。归根到底,文学创作中作品的丰满度和人物的丰满度是很难分离的。或许刘慈欣并非有意将女性扁平化处理,但从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男性角色确实要比女性角色来得更加丰富,也更加讨喜。在我看来,刘慈欣在潜意识的男性思维下,他对女性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女性角色的构想还不够丰富和健全。比如塑造一个女性人物,刘慈欣在处理罗辑、章北海、史强这样的男性人物方面显然要更加得心应手。

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当下国内女科幻作家的创作上时,会发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近些年,越来越关注到以赵海虹、凌晨、钱莉芳、夏笳、迟卉、程婧波等人代表的中国科幻女性作家群

体。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她们的女性身份。在科幻文学这个性别色彩格外明显的文学门类里,女性作家的突围本身就是一个惹眼的性别话题。在网络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些女作家常常为女性在科幻领域争取话语权,但另一方面她们又都不愿意过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认为“不应该把女性群体从科幻作者的群体里分离出来”,更不愿意给自己的小说贴上女性标签。

对于作家来说,标签化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女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毕竟成就一部作品的,并不是教条主义和性别身份,而是作家在人性、价值观等方面的认知和思想高度。但问题是,读者对人性的洞察、对价值观的判断又是建立在包含了性别问题在内的无数个问题之上的,这二者并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缠绕、相互掣肘。对于国内女性科幻作家来说,即便是刻意淡化女性身份、性别意识,但这些问题也会通过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所谓的软硬科幻之

争,表面上看是两种科幻形态的分歧,但归根到底依然还是“科学”的男性话语和“文学”的女性素质如何相融的问题。

女作家的创作自然不用刻意强调女性意识,但更无须回避,事实上越来越多女性色彩鲜明的科幻作品已经出现:比如说赵海虹的创作尽管书写的依然是传统科幻里常见的主题:《伊俄卡斯达》写的是人与异族的关系,《破碎的脸》写的是人工智能等等,但她对女性人物的细腻刻画,凄美的感情渲染,都倾注着女性独特的生命感悟和生命体验。再比如说夏笳从早期的《关在瓶子里的妖精》到后来的《卡门》《你无法抵达的时间》《爱的二重奏》,那种边界模糊的文体形式、温情诗意的写作手法,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虽然当前一些女作家的创作还存在着产量不高、作品质量不够稳定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科幻的萌芽已经开始显现。

事实上,不管是科幻女性还是女性科幻,在当下中国的科幻文学语境中依然还是一个比较

边缘的话题。在不少人看来,科幻文学是对历史与未来的追问,对时间和空间的想象,在这种广阔的结构、宏大的命题中,性别问题似乎显得不足挂齿,因为科幻蕴含的对未知的恐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这些主题都是超越性别的。但我们是否能说科幻叙事完全无关性别,或者说性别差异在科幻这种特殊的文学类型下已经没有意义?离开了性别叙事的科幻,是会更加广阔还是贫乏?一种文明有没有可能建立在无性别的区分上面?

一直以来,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中国的科幻文学本身的发展程度。当前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依然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作家的精力更多地放在某种理念的先锋实验上,角色的性别饱满度还未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得到充分的开拓。这也是情理之中,对于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我们都没有理由苛求它能够同时具备先锋性和成熟度。但问题在于,性别意识的启蒙与科幻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定是先后来到的关系。当下的中国科幻想要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除了自身的沉淀之外,还期待着外来视角的刺激。女性科幻可以成为外来视角的一种,它并不是将科幻文学进行狭隘化和局限化,而是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打开科幻文学的边界。在科幻之前冠上“女性”,并非是一种挑战和颠覆,而是利用科幻的文学形式释放出当下既有社会里难以被觉察的问题,并将其呈现、夸张、放大,让它被感知、被看见、被理解,最终被解决。在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本土环境中,无论是女性文学还是科幻文学,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多还是个社会问题。而目前这两者在当下中国的发展,都不充分。从这一点看,科幻文学未尝不是中国女性主义进行探索的一个实验沃土,女性主义又未尝不是进一步打开、激活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建构。从中国文化的语境、价值体系和现实状况来看,我们需找到一种更加本土的方式建构出中国科幻文学的女性话语空间,我们期待着更多作家怀着真诚与勇气深入其中,也期待着在不远的未来,科幻文学能够打破边界,女性能够突破藩篱,以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彼此。

但愿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长期以来,人们谈起科幻文学,潜意识里都会将其视为男性作家的专属,这并非完全是刻板印象,也是存在于当下科幻文学发展中的客观事实。对科幻这个领域来说,女性文学的困境似乎暴露得尤为明显,不仅体现在至今为止特别出彩的科幻女性形象依然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一种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女性科幻还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和讨论。

作为近几年被讨论度最高的科幻文学作品,《三体》在不断走向经典化的同时,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引发不小的争议。特别是第三部里的程心,几乎成了《三体》系列中最受非议的角色,美丽、善良、仁厚,这些几乎完美的特点都集聚在她身上,但也恰恰因为这些特点,使她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成为毁灭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的关键因素。其实在在我看来,刘慈欣在程心身上所想要追问的,是极端的生存环境下道德是否必要、民主政治是否完全合理。无视这个前提进行性别观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早在《三体》之前,刘慈欣在《球状闪电》中塑造过一个与程心完全不同的女性角色——林云。她行事果断、极度理性,对武器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在面对常人都难以处理的人性考验面前,她总是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所谓的道德。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刚毅尖锐的女性形象,依然有不少读者认为林云对武器的狂热和执着,在道德面前的杀伐果断,不仅丧失了女性的特征,甚至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温度。程心和林云两个女性,两种性情的极端,但营造出的效果似乎都差强人意。程心从初登场到结局,同样的错误,她一错再错,这是真正触动读者的地方;林云是军校出身、洒脱冷静,但随着故事的演进,林云性格始终呈现的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读者对人物的期待变弱,反而对她的偏执多了一种不理解。人物角色缺乏成长性和变化性,人物行为又缺乏足够的逻辑动机和现实支撑,这才是症结所在。

关于这一点,刘慈欣并不讳言。他曾在采访中多次谈及对于科幻人物性的理解——“人物只是讲故事的一个工具”。这样看来,人物扁平化的处理不仅不是针对女性,反而是刘慈欣在人物理念上故意而为之的追求。可是当把视角集中在他笔下的男性人物时,又发现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以罗辑来说,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学教授,被选为